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尹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獎法師乃中開正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巨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

跨千江而遣命

跋南國有千江口

或亡食幾日輟飲

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爾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尹五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齊州師鞭法師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二人

截貨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慇禪師

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土蕃公主妳母息二人

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慧琰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康國僧伽跋摩師

尹五

洛陽曇閏法師

又大唐三人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慧命禪師

益州義朗律師

智岸并弟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窺沖法師

信胄法師

愛州大衆燈禪師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義輝論師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曇光律師

大唐一人

潤州玄達律師

晉州善行法師

襄陽靈運法師

澧州僧哲禪師

弟子一人

洛陽智弘律師

荊州無行禪師

荊州法振禪師

秉悟衆如

澧州大津法師

右總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日有無

行師道琳師慧輪師僧哲師智弘師五

人見在計當垂拱元年與無行師執別

西國不委今者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

舍末底

此云昭慧

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鬢髻之

秋抽簪出俗成人之歲思禮聖蹤遂適京師

尋聽經論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聖寺玄證

師處初學梵語於是杖錫西邁掛想祇園背

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

尹五

結念畢契四弘陟葱阜而翹心誓度三有途

經速利過觀貨羅遠跨胡壇到土蕃國蒙文

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闐闐陀國未至之間

長途險隘爲賊見拘既而商旅計窮控告無

所遂乃援神寫契伏聖明衷夢而感徵覺見

羣賊皆睡私引出圍遂便免難住闍闐陀國
經于四載蒙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習
梵文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經
四夏自恨生不遇聖幸覩遺蹤仰慈氏所制
真容著精誠而無替爰以翹敬之餘沉情俱
舍既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
陀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
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定激亟
覩關涯既盡宏綱遂往涼伽河北受國王苦
部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

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勅旨重詣
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發
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
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
苦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于
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遂蒙勅旨
令往羯濕彌囉國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
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論佛法綱紀敬愛寺
導律師觀法師等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
勅令促去不遂本懷所將梵本悉留京下於

是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曳半
影而斜通搖泊繩橋之下沒全軀以傍渡遭
土蕃賊脫首得全遇兇奴寇僅存餘命行至
北印度界見唐使人引盧迦濫多於路相遇
盧迦濫多復令玄照及使僊數人向西印度
羅茶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婆毗訶
羅此云觀如來澡盆及諸聖跡漸至迦畢試
國禮如來頂骨香華具設取其印文觀來生
善惡復過信度國方達羅茶矣蒙王禮敬安
居四載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望歸東夏到金

剛座旋之那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生之志
願契總會於龍華但以泥波羅道土蕃擁塞
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捉而難度遂且棲志鷲
峯沉情竹苑雖每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葉
之心嗟乎苦行標誠利生不遂思攀雲駕墜
翼中天在中印度菴摩羅跋國邁疾而卒春
秋六十餘矣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
傷曰卓矣壯志穎秀生田頻經細柳幾步祁
連祥河濯流竹苑搖芊翹心念念渴想玄玄
專希演法志託提生嗚呼不遂愴矣無成兩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河沉骨八水揚名善乎守死哲人利貞

兩河即在

西國八水乃蜀東郡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成人也梵名室利提婆

此云吉祥天

乃門傳禮義家襲縉紳幼漸玄門少

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觀化中天陟雪嶺之

尹五

嶽岑輕生徇法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檢

難護遂便暫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周遊諸

國遂達莫訶菩提翹仰聖蹤經于數載既住

那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羅跋國王甚相

敬待在那爛陀寺頻學大乘住輸婆伴鄰在

樂處寺名也專功律藏復習聲明頗蓋綱目有文

情善草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
新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那爛陀矣淨在西
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遭疾而終春秋
五十餘矣後因巡禮見希公住房傷其不達

聊題一絕 百苦亡勞獨進影四恩在念契

流通如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禁呪闍梵語與玄

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摩羅割波城為

國王所敬居王寺與道希法師相見伸鄉國

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中出長

安之廣脇

王城山名

追求正教親禮聖蹤住那爛

陀寺多閑律論抄寫衆經痛矣歸心所期不

契出難貴之東境沒龍泉之西裔即於此寺

無常年七十餘矣

雞貴者於云雞矩叱醫說羅矩叱是雞醫說羅是

貴即高麗國也相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那爛陀有池名曰龍泉

西方喚高麗矩叱叱醫說羅也

慧業法師者新羅人也在貞觀年中往遊西域住菩提寺觀禮聖蹤於那爛陀久而聽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淨因檢唐本忽見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木樹

下新羅僧慧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

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若提婆

此云一求微年內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

印度禮菩提樹下五詳檢經論旋踵東土行至土

峪渾逢道希法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

歸唐國莫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寺既伸禮敬遇疾而亡年

過不惑之期耳

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汎舶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俱亡

佛陀達摩者即覩貨速利國人也大形漢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易遂屆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涉九州之池無不履焉後遂西遡周觀聖迹淨於那爛陀見矣後乃轉向北天年五十許

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波羅至

大覺寺住得爲主人經數年後還向泥波羅于今現在旣虧戒檢不習經書年將老矣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旃達羅提婆此云

天以貞觀末年從土蕃路往遊中國到菩提

寺禮制底訖在那爛陀學爲童子王深所禮

尹五

敬復向此寺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

於其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理

多費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遘疾而卒

可在知命之年矣

常慙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

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既廣數難詳悉後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兆有所感徵遂願寫般若經滿於萬卷冀得遠詣西方禮如來所行聖跡以此勝福迴向願生遂詣關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且心所志也天必從之乃蒙授墨勅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澤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舶往末羅瑜國復從此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舶載物既重解纜未遠忽起滄

波不經半日遂便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舶互相戰鬪其舶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舶常憇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頃舶沉身沒聲盡而終春秋五十餘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吽悲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具陳斯事耳傷曰悼矣偉人爲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珍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軀慧巖養智芳津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在自國而弘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觀將沉之險難決於已而亡親在物常慙子其寡鄰穢體散鯨波以取滅淨願詣安養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寧湮布慈光之赫赫竟塵劫而新新

末底僧訶者

此云師子惠

京師人也俗姓皇甫莫

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論思還故里路過泥波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餘

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云是安將軍之息也從

北印度入羯濕彌羅國爲國王賞識乘王象奏王樂日日向龍池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即尊者阿難陀室灑末田地所化龍王之地也

室灑譯爲所教舊云弟子非也

復勸化羯濕彌羅王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囚千餘人勸王

釋放出入王宅旣漸年載後因失意遂乃南遊至大覺寺禮菩提樹觀本真池登鷲峯山陟尊足嶺稟識聰獻多繕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攜經教思返故居到泥波羅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

泥波羅旣有毒藥所以到

亡後多

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
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
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
其無罪爾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令制
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
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
遂強令進乃掩泣而食方為受具少闕梵語
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天竺之僧
矣

尹五

九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土蕃公主姊母之
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天王寺善梵語
并梵書年三十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
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
華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說
如此

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
此云幼順法訓長而彌修容儀雅麗詳序清
思天道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

之表重學經論更詣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于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爲君王禮敬乃潛形閣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事不遂所懷頗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云往大覺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關鑰鎗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戶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華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

華上或見異光衆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刹之所吞食爲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耳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

尹五

瑜伽發自長安彌歷江漢與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內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昆遞相攜帶鵲鴿存念魚水敦懷既至烏雷同附商舶掛百丈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郎

迦蒙郎迦成國王待以上賓之禮智岸遇疾
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
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禮佛牙漸之西國傳聞
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中
印度復不聞多是魂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
益少而聰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髻珠棄榮
華如脫履薄善經論尤精律典思存演法結
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杖錫南海汎舶至訶
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

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
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
國淨親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
可成六十餘卷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
大衆問品一夾有四千餘頌會寧既譯得阿
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賣經還至交府馳
驛京兆奏上闕庭冀使未聞流布東夏運期
從京還達交趾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疋
重詣訶陵報德智賢若那跋達羅也與會寧相見於
是會寧方適西國比於所在每察風聞尋聽

五天絕無蹤緒准斯理也即其人已亡傷乎
嗟矣會寧爲法孤征纔翻二軸啓望天庭終
斯寶渚擁居化城身雖沒而道著時縱遠而
遺名將菩薩之先志共後念以揚聲春秋可
三十四五矣

運期師者交州人也與曇閏同遊仗智賢受
具旋廻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
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遊國于今現在旣而往
復宏波傳經帝里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
三十矣

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此云解脫天不閑本諱汎
舶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
而殞年可三十四五矣

窺沖法師者交州人即明遠室灑也梵名質
坦囉提婆與明遠同舶而汎南海到師子洲
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稟性聰
敏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
提樹到王舍城邁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
許

慧琰法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灑隨師

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辯存亡

信曹法師不知何所人也梵名設喇陀跋摩

此云取北道而到西國禮謁既周住信者寺

於寺上層造一塼閣施上卧具永貽供養遇

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

尹五

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矣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此云惠天

汎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至涼伽河北居信

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

大秉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訶夜那鉢

地已波

此云大秉燈

幼隨父母汎舶往杜和羅鉢

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鄒緒相逐入京於

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

載頗覽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

恕性合廉隅戒嚴存懷禪枝叶慮以爲溺有

者假緣緣非則墜有離生者記助助是則乖

生乃畢志王城敦心竹苑冀摧八難終求四

輪遂持佛像攜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

禮佛牙備盡靈異過南印度覆屆東天往耽

摩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舶唯身得存淹

停斯國十有二歲頗閑梵語誦緣生等經兼
循修福業因遇商侶與淨相隨詣中印度先
到那爛陀次向金剛座旋過薛舍離後到俱
尸國與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
意弘法重之東夏寧忘不我遂奄爾衰年今

尹五

十三

日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然常爲覩史多
天業冀會慈氏日畫龍華一兩枝用標心至
燈公因道行之次過道希法師所住舊房當
于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觀之
潛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席今於他

國但遇室筵

傷曰嗟矣死王其力彌強傳燈之士奄爾云
亡神州望斷聖境魂揚眷餘悵而流涕慨布
素而情傷禪師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
滅于時年餘耳順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輦
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
顯慶年內奉勅與使人相隨禮覲西國到大
覺寺於金剛座廣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續
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內無憂樹下雕刻

佛及觀自在菩薩像盛興慶讚時人歎希後
還唐國又奉勅令往交趾採藥于時交州時
屬大儉人物飢餓於日中營辦飲食救濟
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爲常啼菩
薩也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餘矣

彼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
師傳燈在念旣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
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所
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曇閏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探律典

翫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杖錫江表拯物爲懷
漸次南行達于交趾住經載稔緇素欽風附
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北徼盆國遇疾而
終年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鉤深博

尹五

學爲懷尋真是務聽攝論俱舍等十四頗亦有功

但以義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異觀梵本親
聽微言遂指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
實壯志先秋到耶迦戍國嬰疾而亡年三十
餘矣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那國傳聞向佛頂骨處禮拜今亦不委存亡烏長僧至傳說之矣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

此云自慧申

本國出家翹心聖迹汎舶而陵閩越涉步而

屆長安奉勅隨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既之西國遍禮聖蹤居菴摩羅跋國在信者寺住經十載近住次東邊北方觀貨羅僧寺元是觀貨羅人爲本國僧所造其寺巨富資產豐饒供養食設餘莫加也寺名健陀羅山茶

慧輪住此旣善梵言薄閑俱舍來日尚存年

向四十矣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爲主人

耳大覺寺西有迦畢施國寺寺亦巨富多諸

碩德普學小乘北方僧來亦住此寺名婁拏

折里多

此云德行

大覺東北兩驛許有寺名屈錄

迦即是南方屈錄迦國王昔所造也寺雖貧

素而戒行清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之側

更造一寺今始新成南國僧來多住於此諸

方皆悉有寺所以本國通流神州獨無一處

致令往還艱苦耳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

涼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鉢娜寺

此云鹿寺也

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號支那

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

國僧所造

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佛咍羅此云天子也

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

蜀川此寺有五百餘驛

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

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

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人屬鹿

園寺矣唯量步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矣現

今地屬東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

若有大唐天子處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

還其村封今不絕也誠可歎曰雖有鵲巢之

易而樂福者難逢必若心存濟益奏請弘此

誠非小事也金剛座大覺寺即僧訶羅國王

所造師子洲僧舊住於此大覺寺東北行七

驛許至那爛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睺

底為北天苾芻曷羅社槃社所造此寺初基

纔餘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製宏壯

則瞻部洲中當今無以加也軌模不可具述

但且略叙區寰耳然其寺形畧方如域四面

直簷長廊遍市皆是塼室重疊三層層高丈
餘橫梁板闌本無椽瓦用塼平覆寺皆正直
隨意旋往其房後壁即爲外面也疊塼峻高
三四丈上作人頭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
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許後面通牕戶向簷
尹五
矣其門旣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
十六
出外平觀四面皆觀互相檢察寧容片私於
一角頭作閣道還往寺上四角各爲塼堂多
間大德而住於此寺門西向飛閣凌虛雕刻
奇形妙盡工飾其門乃與房相連元不別作

但前出兩步齊安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乃
裝架彌堅每至食時重關返閉旣是聖教意
在防私寺內之地方三十步許皆以塼砌小
者或十步或五步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
內之地並用塼額如桃棗大和雜粘泥以杵
平築周塹石灰雜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皮
之屬浸漬多日泥於塼地之上覆以青草經
三數日看其欲乾重以滑石指拭拂赤土汁
或丹朱之類後以油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
陛悉皆如此一作已後縱人踐蹋動經一二

十載曾不圯圻不同石灰水沾便脫如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規矩相似於寺東面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即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為佛殿矣於寺西面大院之外方列大窠觀波舊云塔者說略及諸制底舊云支提

為寺主梵云毗訶羅莎頭若作番直典掌寺門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訶羅波羅譯為護寺若鳴犍稚及監食者名為羯磨陀那譯為授事言維那者略也衆僧有事集衆平章令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須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成全無衆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見不許以理喻之未有挾強便加壓伏其守庫當莊之流雖三二人亦遣典庫家人合掌為白若和方可費用誠無獨任之咎若不自而獨用者下至半升之粟即交

被驅擯若一人稱豪獨用僧物處斷綱務不
白大衆者名爲俱擯鉢底譯爲家主斯乃佛
法之大死人神所共怨雖復於寺有益而終
獲罪彌深習者必不爲也又諸外道先有九
十六部今但十餘若有齋會聚集各各自居
一處並與僧尼無競先後既其法別理不同
行各習所宗坐無交雜此之寺制理極嚴峻
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讀制衆僧名字不
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爲此僧徒咸相
敬懼其寺受用雖迨而益利彌寬曾憶在京

見人畫出祇洹寺樣咸是憑虛爲廣異聞略
陳梗槩云爾

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置漏水
爲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教夜分三分初
後制令禪誦中間隨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
寄歸傳中所述雖復言陳寺樣終恐在事還
迷爲此畫出其圖冀令自擊無滯如能奏請
依樣造之即王舍支那理成無別耳乃歎曰
衆美仍羅列羣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那得
不傷心

寺樣

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毗訶羅樣唐譯云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并大寺舍皆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那爛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爛陀故以爲號毗訶羅是住處義此云寺者不是正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背上平直通人還往凡觀寺樣者須面西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得真勢於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窰堵波高百許尺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攞

健陀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畔五十步許復有大窰堵波更高於此是幼日王所造皆並塼作裝飾精妙金牀實地供養希有中有如來轉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浮圖

尹五

十九

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木樹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其戒壇方可大尺一丈餘即於平地周疊塼墻可高二尺許墻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疊塼爲之寬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二肘

餘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肘闊一
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跡此寺則南望王城
纔三十里鷲峯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
正南尊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薛舍離乃二十
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立底國
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舶歸唐之處此寺
內僧衆有三千五百人屬寺村莊二百一所
並是積代君王給其人戶永充供養言驛者
即當一
瑜緒
那也
重曰

龍池龜浴地隔天津途遙去馬道絕來人致
今傳說罕得其真模形別匠軌製殊陳依稀
畫古髣髴驚新庶觀者之虔想若佛在而翹
神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音釋

鯨梁京切輟陟劣切懸髻懸作孔切髻古
魚名也輟止也也懸髻謂切懸髻束髮
也壇居良切激水波也崎嶇崎去奇切嶇
界也也激水波也也崎嶇俱切崎嶇
險峻險從急切湍口合切磧迹舶傍
也也從也也湍口合切也磧迹也舶傍
也觀古候切鵲鵲資昔切鵲即遘古候
也也觀見也也鵲資昔切鵲即也遘古候

也 潛師姦切 閩武巾切 犛特則郎切
 名 郡 糲淚流貌 指拭南粵也 犛犛音郎切
 碎也 結切 中賞職切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尹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

此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

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

說六

虛潔雅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

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

時經多載定門先入律典頗窺遂欲尋流討

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

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

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

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

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呪藏後乃

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

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漬情俱舍經於數年

至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備盡翹仰並展精

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於羅

茶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呪嘗試論

之曰夫明呪者梵云毗睇陀羅必得家毗睇

譯爲明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頌重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後阿離野那伽曷樹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厥號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典在西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陀法師恐明呪散失遂便撮集可二千頌成一家之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

說六

二二一

口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歎曰嚮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已之度量愚者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升天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淨於那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而爲功不並就遂泯斯懷爲廣異聽粗題綱目云爾道琳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烏長那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

說六

二二二

禮烏率膩沙

佛頂骨也

自爾之後不委何託淨迴

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胡國
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
故國聞爲途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應五
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遠適
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
內外戒行清謹南遊溟渤望禮西天承已至
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
之中方寂無消息應是擯落江山耳又見訶

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
重秉權一寺多賣經像好行楚撻即於此國
遇疾而瘞他鄉矣

慧命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踈通有懷
節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祥河而標想念

說六

竹苑而翹心

汎舶行

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

三之一

苦適馬援之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玄達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今族高
宗兼文兼武尚仁貴義敬法敬僧枝葉蟬聯
嘉聲靡墜律師則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進具卓爾不羣遍閑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翫文什草隸尤精空有三衣袒膊爲飾不披覆膊衣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履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間然不卧長坐詎脇安眠之席杜

說六

三之二

多乞食寧過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皮赤無過監者足不履地能閑露脚是儀嗟乎此子闇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汨泥而從俗獨醒在且豈共醉而居昏纔於丹陽一面遂即同契南上昆季留連愴矣三荆之析友于

攀絕傷哉八翼之離以爲傳法在懷無抑高節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弗遂遠懷於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十五後僧哲師至西國云其人已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勝途多難驗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鬱藍之望復欲旋歸遺錫徒懷隴樹之心乃歎曰淑人斯去誰當繼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九仞希岳一簣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乎易得行也難求嗟爾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念往嬰痼情收慨乎壯志哀哉去留燕傳

說六

四之一

爾之令節秉輝曜於長秋于時達師言離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爾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沉情阻若抽葉落乍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秉杯至詳觀演法流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禪論師更有三二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禪師遇玄瞻於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達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爾

說六

四之二

分飛印度新知冥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爲懷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我行之

數萬愁緒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五言

重自詩憂曰

上將可陵師疋士志難移如

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于時咸亨三年坐夏

楊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至廣府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岡州重爲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軫使君郡君寧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各捨奇食庶無乏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

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
所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
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
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
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颯向朱方而

五

百丈雙桂離箕創節棄玄朔而五兩單飛長
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之浪
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
明王贈支持送末羅瑜國今改為室
利佛逝復停兩
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

東天矣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
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
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
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
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
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
揺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
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
穀是以盧阿最為珍貴此國名鐵
為盧阿其人容色
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

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者無復再生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及那爛陀可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乘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孤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赴商徒旋困不能及雖可勵已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那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

單已孤步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大喚來見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辭人代無諧禮謁之心體散鋒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于懷乃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蔽扶杖徐行日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念授一衣池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北行數日先到那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

說六

六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覺寺禮真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純絹持作如
來等量袈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蓋
數萬爲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拜禮菩提
像亦爲禮訖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爲
東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識願龍華總會遇慈
氏尊並契真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
方丈而屈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雞嶺
住那爛陀寺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
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夷刃之禍
得存朝夕之命於此升舶過羯茶國所將梵

本三藏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擁居佛
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
習律儀寄情明呪溫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
之門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旣沉痼

疾返棹而歸年三十許

說六

七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
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越南溟
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在懷所在至處君王
禮敬遂於那爛陀畫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

同尺量妙簡工人賁以歸國廣興佛事翻譯
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
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
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
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汎舶
西域既至西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歸東印
度到三摩呬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吒其王
既深敬三寶爲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
前後每於日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讀大般

若十萬頌用鮮華十萬朶親自供養所呈薦
設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幡旗鼓樂
漲日彌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王乃後從於
王城內僧尼有四千許人皆受王供養每於
晨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
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
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
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
解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
普洎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

說六

八之一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尤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哲弟子玄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太史王玄

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冲虛志蔑輕肥懷情棲遁遂往少林山飡松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既而悟朝市之誼譁尚法門之澄寂遂背八水而去三吳捨素提而擐緇服事瑳禪師爲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即髣髴玄

說六

八之二

開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修定敎而芳根雖植崇條未聳遂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遁幽泉以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爲依止覩山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衷製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旣覽三吳之法匠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幾開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獎出自中府欲觀禮西天幸遇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升舶長汎滄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一夏旣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遊到室利

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禪師傳內到大覺
寺住經二載瞻仰尊容傾誠勵想誦梵本
月故日新閑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
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
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德重洗律
儀懇志懃懃無忘寸影習德光律師所製律
經隨聽隨譯實有功夫善護浮囊無虧片檢
常坐不卧知足清廉奉上謙下久而彌敬至
於王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
備申翹想並契幽心每掇衣鉢之餘常懷供

說六

九之一

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飡普設在王舍城
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
天羯濕彌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爲伴不
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此云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仁德志重煙
霞而竹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
懷金馬之門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
推奇鄉曲排雋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而
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感會

說六

九之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玄化幸遇五人之
度爰居等戒道場旣而創染譯門初霑法侶
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師爲鄔波馱耶此云親
教師和
尚者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蟬聯碩德
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志禪居屏

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玄講肆擊闡微言
雖年在後生望逾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
十餘人誦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莫
能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七軸
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魚求言者本

說六

十一

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鏡心神啓定門斷煩惑
遂乃杖錫九江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
想嵩華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或攜定門而北上獵智者禪
匠之精微麾戒巖而東歸究道宣律師之淳
粹聽新舊經論討古今儀則洋洋焉波瀾萬
頃嶷嶷也崖岸千尋與智弘爲伴東風汎舶
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
金華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見從大唐
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舶經十五日達

說六

十二

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汎海二日到師子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汎舶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也即瞻部洲之地也停住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陀途有百驛既停息已便之大覺蒙國家安置入寺俱爲主人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爲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祇羅

荼寺去斯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那法稱之作者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鍵每唯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事略爲三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

說六

十一之一

出論其進不乃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說

旣言欲居西國復道有意神州擬取北天歸乎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陀相送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師稟性好上欽禮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每以覺樹初景觀洗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

折華於鷺嶺

此二時也春中也皆是太師會無間遠近道俗咸觀洗苦提樹

也又鷺峯山此時有黃華大如手許實同金

色人皆折以上呈當此之時彌覆山野名春

女華曾於一時與行禪師同遊鷺嶺瞻奉既

訖遐眺鄉關無任殷憂淨乃聊述所懷云爾

雜言詩曰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萬載池

猶潔千年苑尚清髣髴影堅路摧殘廣脇嶺

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華絕兩聲聲華遠

自恨生何晚既傷火宅眩中門還嗟寶渚迷

長坂步陟平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

邪津渾渾萬品亡真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

塵靜浪開玄路創逢飢命棄身城更為求人

崩意樹施持囊畢契戒珠淨戒被甲要心忍

衣固忍三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

也勤定激江清沐久結定智劍霜凝斬新霧慧

無邊大劫無不修六時愍生遵六度度有流

化功德收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唱演功

周聖徒往昔傳餘響龍宮祕典海中探石室

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

雪嶺迷朝徑巨海鴻崖亂夜津入萬死求一

說六

十二之一

生投針偶穴非同喻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
今身樂無祈後代榮誓捨危軀追勝義咸希
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眺旦周巡東睇
女巒留二迹西馳鹿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
尚在南睇尊嶺穴猶存五峯秀百池分粲粲

鮮華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阿
攜步上祇陀既覩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迸
餘莪佇靈鎮疑思遍生河金華逸掌儀前奉
芳蓋陵虛殿後過旋繞經行砌目想如神契
迴斯少福潤生津共會龍華捨塵翳一三五

說六

十二之二

七九言

在西國懷王
舍城舊之作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鷺

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喜朝聞日復日不
覺頽年秋更秋已畢耆山本願誠難遇終望
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
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肅為導為歸諷
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禮聖迹有意西邁遂
共同州僧秉悟禪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
外智思鉤深其德不孤結契遊踐於是攜二
友出三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歷諸島漸至羯荼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
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
附舶東歸有望交趾覆至瞻波弗林邑國也秉悟
又卒瞻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未的委獨有秉
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爾獨何爲

說六

十三之一

三無一就耳

大津法師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
懷省欲以乞食爲務希禮聖跡啓望王城每
歎曰釋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
心自非覩覺樹之眞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

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
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
一進乃賣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
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
行齊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

說六

十三之二

天恩於西方造寺旣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
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三年五月十五日附舶
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
歸內傳四卷

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 讚曰嘉爾幼年慕

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
神州爲物淹流傳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
秋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

譯爲貞固即鄭

地榮川人也俗姓孟粵以驅烏之歲早蘊慈
門總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
眷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
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伸侍席
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淪

說六

一四八

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禪
高自念教檢未窺難辯真僞即往東魏聽覽
唯識復往安州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
未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水求善
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禪師受彌
陀勝行當爾之時交望棄索訶之穢土即欲
趣安養之芳林覆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
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
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
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轡轡經論當末代四

說六

一四八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依之住持定澣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峯岳峻聳六度而疏巖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四流內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為導首特蒙綸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

載總涉律網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鈔可謂問絕鄔波離貫五篇之表裏受諧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云五歲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不屆年而預合其秀律師即蜀郡興律師之上足既

進圓真仍居蜀川於和尚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宣律師處為依止有客投心乳器若飲鵝之善識精麤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先後經十六年不離函文幽窮諸部淘鍊數家將守律師疏以為宗本然後去三楊之八水

說六

十五之一

復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化戒行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蟬聯靡絕繼踵相承實謂漢珍荆玉雖別川而

俱媚桂枝蘭葉縱易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
典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
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驅四儀無廢
覆往襄州在和尚處重聽蘇坦羅披尋對法
藏頗通蘊處薄檢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寶渚

說六

十五之二

遂乃濯足襄水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住
東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
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
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
請開律典時屬大唐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

令佛日再明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
亦衆所欽請三藏道場講毗柰耶教經乎九
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
寺恭闡梨每於講席親自提獎可謂恂恂善
誘弘濟忘倦闍梨則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

餘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
乃禪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踈慧
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閑諸法體
空而利物之用咸集構有爲之福業作無上
之津梁而屢寫藏經當營衆食實亦衆所知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識應物感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
侶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之下用畢幽棲
之志蒙謙寺主等特見賓迎寺主乃道冠生
知體舍仁恕供承四海靡倦三朝屈已申他
卑辭是務固師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

說六

十六

廊通直道脫階正邪基曲製山池希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冀闡七聚之芳規復欲於
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等道場修法華三
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
目又每歎曰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

時中如何起行既沉吟於空有之際復躑躅
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升船附書憑
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經并雇手直于時
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
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元年七月
二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于時
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有望流通迴
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三藏五十餘萬言並
在佛逝國事須覆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流
波隙駟不留身城難保朝露湔至何所囑焉

經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有僧貞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人斯爲善伴亦既纔聞此告髣髴雅合求心於是裁封山扃薄陳行李固乃啓封暫觀即有同行之念譬乎遼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去松林攘臂石門之前褰衣制旨之內始傾一蓋合襟情於撫塵既投五體契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實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曰

說六

十一之二

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而不可謹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歟於是重往峽山與謙寺主等言別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並爲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資糧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作舍生之梯陞爲欲海之舟艫慶有懷於促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年四十矣讚曰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年潔想唯福是親情求勝已意仗明仁非馨

說六

十一之二

香於事利固實愛於賢珍一其受持妙冊貞明

固意大善敦心小瑕興畏有懷脫屣無望榮

貴若住猫之毛尾弗虧等遊蜂之色香靡費

其孤辭榮澤隻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

既知綱領更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遂杖藜

於桂林

其

怡神峽谷匠物廣川既而追舊聞

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端希布揚於未布

冀傳流於未傳慶斯人之壯志能爲物而身

捐

其

爲我良伴共屆金洲能持梵行善友之

由船車逾濟手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望

說六

十八之一

亦是不慙生於百秋

其

既至佛逝宿心是契

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覩之例隨譯隨受詳

檢通滯新見新知巧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

朝聞之心恭儉勤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

而事撓且逐靜而兼濟縱一焰之隨風庶千

燈而罔翳

其

又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

業梵號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

嶺外家屬權停廣府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

在弱冠而實志逾弘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

即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

說六

十八之二

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雖事憑
於一獵冀有望於千途儻能勤於熟思希比
迹於生芻且爲侍者現供翻譯年七十耳

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

此云覺天

汴州雍丘

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

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部後屆峽山觀巖谷

之清虛翫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

于時道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息父名

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祕心關頗經年

載薄知要義還之峽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

年滿二十此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

可年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走赴莊

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禮事即有契於

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性命聞說滔天之

說六

浪蔑若小池觀橫海之鯨意同鰭鱗尋即重

十九之一

之清遠言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

乎畢志南海共赴金州擬寫三藏德被千秋

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攻草隸復翫莊周體

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之說悠悠不憑河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徒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厠於移照終有
慶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爲
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體豈若
婢芻狗而行仁旣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
寫傳燈是望重瑩戒珠極所欽尚求寂滅之

說六

十九之二

圓成棄生津之重障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
爾拔擢於有流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三矣
芻芻法朗者梵名達磨提婆此云法天襄州襄陽
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家傳禮義門襲
冠纓童年出家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

南淨至番禺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
希尚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經餘一月屆
乎佛逝亦旣至此業行是修曉夜端心習因
明之祕典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旣而一
簣已傾庶罔隕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剋成乎
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
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尊修
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錫凡百徒
侶咸希自樂爾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
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

說六

二十一

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
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頃往訶陵國在彼經夏
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
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
後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
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爾來迥絕消息
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汎滄海竭
力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
每一念來傷歎無極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

說六

二十之二

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華初會俱出塵勞
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音釋

溟溟莫經切澈溟莫經切之溟莫經切瘞瘞例切袒袒膊
旱旱切切切膊膊也膊膊也鐐鐐五切樟樟干切躑躑躅
各各切切切膊膊也膊膊也鐐鐐五切樟樟干切躑躑躅
躑躑切躑躑切躑躑切躑躑切躑躑切躑躑切躑躑切躑躑切
今今切廣廣切純純切絹絹切規規切掾掾切帛帛切屬屬切絹絹切事事切提提切福福切也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斬

渠名

切

鍵

巨也

切

脇

嶺

以虛

集 卷

切切

余韵

今

茶蓼

同
都島

切切

辛苦

一 米余
音也也

輶

轅

切簡
簡力

力 刃

車切

錢士力

也力
的

的

舡

舟力
也胡

4

鱈
魚

鯉
切鯉

鮪七

解由

並切
名 銀

常名

演

說六

三十一